

咏物志

田野里的昆虫

潘云强

我童年在乡下生活，难忘田野里的那些昆虫，故以文记之。

蝴蝶，昆虫中最优雅的舞蹈家。如果进行昆虫选美比赛，我当选蝴蝶为“昆虫小姐”；如果在昆虫里挑选“舞林高手”，我亦投蝴蝶一票。春夏时节，田野里到处可见蝴蝶的情影，它们在花间翩跹，舞动出了浓郁的夏日风情。蝴蝶的品种繁多，色泽各异，但无论什么颜色，都带有繁杂的斑点与条纹。在这些蝶中，我对眼蝶情有独钟，不光因它们身上的斑点像人的眼睛，更因其形体与女子头上戴的蝴蝶发卡有几分相似。我也喜欢二尾凤蝶，这种色彩斑斓的蝴蝶翅膀外缘镶了一溜黑边，很像城里姑娘穿的百褶裙的时髦裙边。

上小学二年级时，老师曾带领我们帮生产队干活。初夏的清晨，太阳刚刚升起，晶莹的露珠仍挂在草尖树叶上，空气湿度很大，许多蝴蝶落在花草丛中休憩。由于温度低，它们身子沉重，大家趁机捉了不少蝴蝶。带领我们上山的是一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女老师，她说此时正是蝴蝶产卵的时期。同学们听了此话，纷纷把手中的蝴蝶放了。蝴蝶也是爱情的象征，你看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《化蝶》中的舞姿曼妙，如同两情相悦的蝴蝶相互缠绵，相互追逐，诠释了爱情的永恒。

萤火虫，暗夜中的昆虫诗人。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，到了黄昏，便是萤火虫的天下。它们身上带着一盏闪着幽幽光线的小灯笼满天飞。大人们萤火虫不感兴趣，他们坐在蒲团上光顾着交谈，而孩子们手拿一把芭蕉扇，欢天喜地地追打萤火虫。萤火虫很狡猾，见状立马飞高，让你干着急，够不着；而跑得慢一些的，则成了俘虏。我们把捉到的萤火虫装到瓶子里，彼此炫耀，看谁的萤火虫更亮。在那个缺少光的年代，萤火虫微弱的光芒虽不足以让我们用来读书，但却让我们树立起追求光明的意愿与勇气。

这诗意的使者，也引来不少文人墨客吟诵。在我看来，最脍炙人口的当属杜牧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”的诗句。在孩子心中，一只萤火虫既是一篇动人的童话、一幅美丽的图画、一支悠久而古老的歌，也是一首漂泊在夜空里的诗篇。

蜻蜓，昆虫中技艺高超的飞行能手。每当看到成群结队的蜻蜓掠过地面飞翔，母亲总会说下雨了，并赶紧把晾在

外边的粮食，用东西盖上。蜻蜓头大，身子小而扁平，复式大眼睛是它最显著的特征。常见的蜻蜓多为黄色，羽翼薄而透明，行动快速而敏捷，飞行能力高超。蜻蜓一生虽短暂，但能吃掉大量蚊子与小昆虫，修长潇洒的外表下，难掩这位悄无声息杀手的冷酷。

夏天，孩子们最爱捕捉蜻蜓，通常的工具是扫院子的大竹扫帚和清扫室内的高粱扫帚，把蜻蜓拍下来，用一根线拴住它的头，蜻蜓只能乖乖地在手里飞。蜻蜓为冷血动物，温度低时，活动能力差，一早一晚是捕捉它们的最佳时机。午后的池塘，一片静谧，空气中溢满爱情的味道，它们用标志性动作——蜻蜓点水，完成自己的繁衍生息。

蝉，昆虫中不折不扣的歌唱家。每到初夏，几场雨过后，蝉便如约而至。蝉先以知了猴的形态钻出地面，成功爬上树干，羽化成蝉，也正式开始它短暂的歌唱生涯。蝉是昆虫中的另类，一种令人着迷的昆虫。

整个夏天，各种类型的蝉都在举行自己的音乐会。只要有一只蝉亮开歌喉，其他蝉们也跟着唱起来。蝉的歌声听起来虽不悠扬悦耳，但它们尽心尽职，无论天气多么炎热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都能听到它们响亮的歌声。孩子们最爱的是雨后在树林里抠知了猴，或是用竹竿挑着面筋粘知了，油炸出来的蝉，味道最是夏天。

蜜蜂，昆虫中当之无愧的甜蜜酿造大师。在自然界，除了蜜蜂，田野中常见的还有黄蜂、土蜂、胡蜂、马蜂等。关于蜜蜂这位不索取只奉献，向人们奉献甜蜜的小昆虫可说之处太多了。春夏秋三季，只要太阳升起，就可以看见蜜蜂勤劳的身影。它们周而复始，无数次往返，只为寻找那些盛开的花朵，在采食花蜜的同时，也不忘自己传授花粉的职责。蜜蜂的社会性和高效的工作，也使它们在昆虫界独树一帜。

天牛，昆虫中最威风凛凛的武士。天牛身披黑色盔甲，大眼睛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边一个黑白相间的长触角，像齐天大圣头上的雉鸡翎。天牛种类繁多，最常见为光肩星天牛，身体长有白色的小点点。天牛有股劲儿，两个小板牙像铡刀一般锋利，叫它切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天牛好吃霸王餐，什么树叶呀呀都是它餐桌上的美味，夏天甚至能听到它咀嚼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。幼时，我常将抓来的天牛用绳子拴住玩。

磕头虫，昆虫中的特异功

能者。磕头虫是我们男孩童年最爱玩的一种虫子，它身体细长，呈暗褐色。当抓住它时，它便不停磕头。不明就里的还以为它肌张力过高或别的什么原因，但真相往往藏在细节里：当被人手捏住时，它感到威胁与挤压，便利用自己特殊的构造让身体快速伸张与弯曲，作出磕头状，实质是这种在自然界处于弱势地位的可怜小家伙试图挣脱束缚，自我防卫的一种手段。

金龟子，昆虫中善于伪装的鬼精灵。它一旦发现捕食者来临，会迅速从树上或叶片上滚落下来，一动不动。很多捕食者以为是僵尸，大部分都会选择离开，金龟子便趁机逃脱。此举不但体现了它非凡的表演能力，也坐实了它伪装者的名分。

瓢虫，昆虫中最温柔小巧的杀手。瓢虫个头很小，颜色很醒目，胶东百姓以“花大姐”或“小媳妇”相称。瓢虫虽小，却是蚜虫等害虫的死敌。

椿象，昆虫中靠魔术逃生的佼佼者。它身子为扁长筒形，灰褐色，遇到危险时，会变戏法般地瞬间释放出一股臭气，使捕猎者闻味却步。故椿象又有“臭大姐”“放屁虫”之称。这与金龟子利用佯死逃脱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蝮蛄，也叫“土狗”“喇蛄”，昆虫中少有的地下工作者。它有挖地三尺的本事，无论刨地或是犁地，总能翻出这种块头大、外形笨拙、身子呈黄黑色的东西。我早就听大人说蝮蛄是害虫，专吃庄稼根茎，是臭名昭著的大食客，便不由分说拿起来，将其一顿胖揍。有一句极为流行的俗语“听了喇蛄叫，还不种庄稼了”，表达做任何事不能被杂音干扰，要意志坚定地干下去的意思。

蜣螂，昆虫中最朴实能干清道夫。蜣螂又名屎壳郎，蜣螂脑袋似乎不会拐弯，是地地道道的平面思维。屎壳郎穷其一生只干一件事情——搬运粪球。过去，田野和道路上到处都有牛马驴骡的粪便，一泡牛屎就够十几个屎壳郎连滚带爬地忙活好几天。

尽管屎壳郎不舍昼夜，兢兢业业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但它猥琐的外表、不甚体面的工作，致使围绕它的歇后语基本是以讽刺为主：“屎壳郎打哈欠——好大的口气”“屎壳郎掉面缸里——浑充元宵”“屎壳郎戴花——臭美”“屎壳郎打哈欠——满口喷粪”……

一虫一世界。这些昆虫陪我度过了童年，丰富了这个世界。

菠菜

王东超

菠菜古称“菠薐(léng)”。《本草纲目·菜部》“菠薐”条：“慎微曰：按刘禹锡《嘉话录》云，菠薐种出自西国，有僧将其子来，云本是颇陵国之物，语讹为波稜耳。时珍曰：按《唐会要》云，太宗时尼泊尔国献波稜菜，类红蓝，实如蒺藜，火熟之能益食味，即此也。方士隐名为波斯草。”菠菜为苋科(以前归在藜科)，菠菜属蔬菜，不管是尼泊尔国(尼泊尔)献的，还是波斯僧自携而至，其原产地为波斯(伊朗)是确定无疑的，所以古人又称之为“波斯草”。

在叶菜之中，菠菜最大的特点就是耐寒。不要说古时了，即便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北方到了冬天，就是大白菜、萝卜当家，上顿熬白菜，下顿就熬萝卜丝儿，吃顿醋熘土豆丝、方瓜片炒肉片都是改善生活。如果这时有一种绿叶菜出现，还不让人眼前一亮？所以黄县话形容人是菠菜，那是在夸你，比如：拿儿你当个菠菜儿，你还直拿劲。

家里只要有块菜地，刨苞米前后都会整好地畦一畦儿菠菜。“畦”黄县话读如鞋，“畦儿”指有土埂围着的、一块块排列整齐的田地，一般是长方形的。“畦”指将植物的种子筛到整好的畦儿上再覆一层薄土，或是把种薯放到温床上，如畦菠菜、畦小油菜儿、畦地瓜芽儿。此时畦的菠菜春节时可以吃，而想要吃“春菠”(春天的菠菜)，得十一前后畦。菠菜是喜大水大肥的，越是水肥好，越是长得肥嫩，否则就会瘦而多筋。过年的时候，摘几把菠菜用开水焯一下，拌猪肝、拌海虹，什么样的客人都应付得过去。冬天要是吃涮火锅，菠菜也是少不了的。作为古代第一吃货，苏东坡从“富冬蔬”的南方来到北方，抱怨冬天冷得啥菜也没了，就菠菜能吃，还冻得梆梆硬，不像我们四川好多种菜……实际上，“雪底菠薐”才是菠菜最正确的打开方式，扒开厚厚的雪，露出绿得发黑的菠菜，本身画面感就很强。其次，菠菜经过霜雪后，会变得甘甜脆嫩，是味道最浓厚最鲜美的时候。

来年四月份，菠菜开始长出“菠菜管儿”，这就是《本草纲目》说的“起薹”，《植物名实图考》说的“菜把”。“薹”是蒜、韭菜、油菜等生长到一定阶段时在中央部分长出的细长的茎，顶上开花结实，嫩的时候可以当蔬菜吃，如蒜薹、韭菜薹、菜薹。菠菜管儿就是“菠菜薹”，只不过这薹是空心的。既然蒜薹、韭菜薹之类的都可以吃，菠菜薹当然也可以吃了。很多人不懂，相比菠菜，菠菜管儿更好吃。趁着菠菜管儿还没长出筋来，收割了，切成段，开水焯一焯，用盐杀一杀吃，也可以舀点儿咸菜汤腌一腌(菠菜管儿容易坏缸)，发得酸酸的，脆嫩无渣，酸爽可口。加点油炆一下，口感更是丰腴，吃起来“肉奶奶的”，下酒下饭俱佳。

小时候看过美国动画片《大力水手》，大力水手遇到绝境时，只要吃罐菠菜，马上就能变得力大无穷。害得我跟着没少吃菠菜。后来才知道，吃菠菜太多，能不能长出大力水手的麒麟臂不好说，但大概率会得尿道结石。因为菠菜富含草酸，草酸容易与钙结合，形成草酸钙，是沉淀物质，在体内不易排出，久而久之就可能形成结石。

如果你留心一下，现在市场上的菠菜和小时候吃的菠菜有点不一样。小时候吃的菠菜杆长，叶形更尖，基本是个三角；现在主流的菠菜只有原来一半长，叶子是圆头的。前者是比较古老的，唐朝传入的就是这类，肉质根发红，所以又叫“赤根菜”，比较文艺范的叫法是“红嘴绿鹦哥”。叶子像箭头，吃起来有点脆甜，小时候吃的都是这种。耐冷不耐热(因含糖多，故抗寒性较强)，春天早早就起薹了，通常叫“尖叶菠菜”，又因种子带刺，叫“刺粒菠菜”。后者是后来传入的品种，耐热，产量大，可在春夏季大田种植，市场上越来越多。它的根是白的，不像红根那样肉头，叶片吃起来有点涩口，叶柄感觉“筋筋滓滓”的，通常称作“圆叶菠菜”，也叫“圆粒菠菜”。